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 
第三十八回 推波助浪激走嬌娘 兩尤雲潛來蕩婦

賈少奶雖然蓄意報仇，卻還不敢就將媚月閣和天敏這件事宣佈。因媚月閣的事，若被伯宣知道，固然不得了。但事情鬧破之後，難保不牽連自己。講到自己的丈夫琢渠，平日本在他掌握之中，就使知道，也沒甚關礙，不過現在卻不能講這句話，因琢渠往日懼她，皆因自己沒能為，靠著她結交幾個富家內眷，自己得以夤緣和他們男子相識，賭博場中，得些利益，以供家用。現在他隨振武進京，論不定已謀得差使，將來自己反要靠他光輝，決不能再把他放在眼內。倘若這件事他知道，或者竟認起真來，豈非害人自害了麼！因此自己雖然存著這個念頭，只能在腹中盤來旋去，從沒鑽出她肚皮之外。此時琢渠回來，偏偏爭不起這一口氣，未能謀得差使，賈少奶一半懊惱，一半觸動自己心事，想丈夫雖未得著差使，但媚月閣之仇，卻可趁此報復。這夜將琢渠罵走之後，她自己一個人，對著煙燈，打點害人之策。暗想媚月閣為人，雖然可惡，但我和她究係朋友，場面上從未翻臉，若無端將她隱事告訴伯宣，將來被別的朋友知道了，豈不當我翻覆小人，沒人理我。故而這件事務，必要另外串一個人出來，給他點破，要找這一個人，卻極不容易。朋友之中，決無人肯做此冤家。下人一方面，又恐在伯宣面前說不進話。若是趙家自己的下人，料想他們各為其主，一定幫自家姨奶奶的，我若輕易托了他們，他們設或不去告訴伯宣，反去通知媚月閣，害人沒有害成，顛倒招了冤家，豈非更為不美。想來想去，竟被她想出一個人來，暗說有了，那魏文錦的姨太太，和媚月閣不是個情敵嗎？我若將媚月閣這件事告訴了她，也不必教她告訴伯宣，料她一定要到伯宣跟前搬弄是非的，鬧出事來，罪名都在她一個人身上，與我毫不相干。借刀殺人，再巧沒有。主意既定，心中非常快樂。一歡喜又多吃了二十幾個煙泡，直到東方發白，才上床陪琢渠安睡。琢渠睡不多時，就起來坐在客堂裡等候北京來電。候到傍晚，電報還不肯來。他少奶奶已起身打扮定當，走下樓來，像要出門光景。琢渠問她那裡去？賈少奶說到對門魏公館去。琢渠皺眉道：「要出去怎不早起來？此時你出去，我也要出去了。少停北京若有電報打來，教誰接呢？」賈少奶鼻子管裡哼了一聲，也不答話，輕移蓮步，出了大門，徑到魏公館。魏姨太太正在樓下，指揮丫頭抱著一隻貓兒捉跳蚤。賈少奶一見，遠遠的站著道：「阿啣啣，你們怎不怕貓身上的跳蚤，跳在自己身上，少停發起癢來，就夠你們受用了。」魏姨太太笑道：「呸，你還要說笑話呢，你若怕跳蚤鑽進去，就請你上樓坐罷。」說著兩個人一同走到樓上。魏姨太太笑向賈少奶道：「昨天你家少爺回來了，夜間大約可以不愁寂寞咧。」賈少奶道：「我夜夜有煙燈相伴，永遠不愁寂寞。少爺回來不回來，都不在我心上。不像你家老爺，夜夜陪著你，還嚷寂寞，恨不得日日夜夜，有一個老爺放在旁邊，你才覺得快意呢！」魏姨太太笑道：「放你的臭屁，嚼你的坑蛆。老實告訴你，我家老爺因為身子太肥胖了，兩個人睡著不適意，早已分床多時了，你不信可以問樓下的丫頭使女們，誰要他相伴呢。」

賈少奶笑道：「阿啣啣，黃熟梅子，還要賣什麼青。丫頭使女，怎能管到你們床上的事呢。」兩人調笑多時，賈少奶才問魏姨太太：「這幾天到趙公館去？」魏姨太太聽到趙公館三字，平添了一肚子悶氣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我還到他家去則甚？」賈少奶故作癡呆道：「噢，一個月以前，你不是天天到趙公館中陪他家姨奶奶去的嗎？」魏姨太太嘔了一口氣道：「別說咧，說來教人著惱。當時我到他家去，你也知道，並不是我們自己挨上去的，卻是他家再三著人來請，聽說也帶著請著你。你因四少爺將次動身，沒空兒前去。我在家原沒甚事情，不可卻，故去陪她幾天，原是小姊妹彼此要好常有的事。不意媚月閣這人，不知好歹，我去了幾天，不知如何，她忽然厭我起來。我到她家去，她自己避開了，丟我一個人陰乾大吉，怎不教人生氣！因此我一發狠，至今沒踏進他家的門。你那幾天可曾去過？」

賈少奶道：「我也許久沒有去了。媚月閣的脾氣，十分古怪，很難捉摸。她和你好的時候，連心肝五臟都肯挖出來送給你。若和你有了意見，她就把你任意糟踏。而且疑心病最重，誰若同他家老爺講了幾句閒話，她便要疑心別人同他家老爺有了甚麼咧。」魏姨太太聽到這裡，不由的面上紅將起來。賈少奶只當沒有看見，接著說：「其實都是她自己品行不端之故。彷彿普天下女人個個都和她自己一般，沒一個是規矩的，無怪乎我們一班朋友，見了她都要搖頭了。」魏姨太太驚道：「原來她自己也是不規矩的麼？」賈少奶笑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，你難道沒聽見外間的閒話嗎？」魏姨太太忙問什麼話？賈少奶道：「你若不知道，我也不必說了。」

魏姨太太苦苦追問，賈少奶笑而不言。魏姨太太急了，央求道：「好奶奶，我們都是要好姊妹，說說何妨。況且外面既已有人講過，你就告訴了我，也沒甚干係。況我口頭向來謹慎，無論什麼事，只消自己知道了，決不去告訴別人，你放心大膽的說便了。」賈少奶笑著搖頭道：「我信你不得，這樁事關係太大，倘給趙老爺知道了，媚月閣還有命麼？所以一定要你先立一個誓，然後我再告訴你。」魏姨太太嘆道：「你這樣的刻板，未免太不講姊妹交情了。」賈少奶見她認真，忙說不立誓也罷，但你不得告訴別人才好。魏姨太太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賈少奶四顧無人，才低聲道：「你可知媚老二現在和唱新戲的裘天敏姘上了麼？」魏姨太太驚道：「當真嗎？」

賈少奶道：「誰來哄你！而且他們小房子的地方，也有人知道了，離此不甚遠，便在馬立師德福裡，門口有一盞電燈，白殼罩上寫著王公館三個紅字的便是。聽說裡面裝飾很為華麗，還裝著德律風，一切開銷都是媚月閣自己出的。她和天敏二人，沒一天飯後不在那裡相會。到晚上天敏去唱戲了，才回來陪自己男人睡覺。一個人日夜不脫空，簡直比我們守著一個丈夫的忙得多呢。」

魏姨太太聽了，默然不語。賈少奶又千叮萬囑，教她切不可告訴伯宣，此中大有出入。魏姨太太點頭答應，賈少奶又岔入別話，和魏姨太太閒談多時，才回家去。詢知琢渠出外碰和去了，忙教王媽喚德發來家，把自己的害人計劃向他說了。德發頗不以為然道：「我們只消自己顧周全了，何必管別人的閒事。況且媚月閣與天敏相識，也是你我二人做的介紹，倘然鬧破了，我們自己也脫不了干係。就使害了媚月閣，於我們一方面，並無利益。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事情，干他則甚！」賈少奶怒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，我自有我的道理，不干你事，以後也不許你插嘴。」

德發不敢多說，小心翼翼的，陪賈少奶吃了晚飯，深恐琢渠回來碰見，略坐一會，急急溜出後門去了。賈少奶一個人橫著吸煙，想想自己的主意，實比諸葛亮還勝，不知當時怎樣想出來的，可惜自己不是男子，若是男子，憑著這般心機，怕不能由大人老爺做到皇帝總統嗎。心中想著，得意無比。約摸十二點鐘光景，琢渠回來。一進門就問北京可有電報？賈少奶不答。琢渠只得喚王媽詢問，王媽回說沒有電報。琢渠好不懊喪，自言自語道：「為何此時還沒電報，這倒奇了！莫非振武把我的事忘了麼？他在上海的時候，我們夫婦兩個，待他也算得鞠躬盡瘁的了，他若忘了我們，未免太對不起人咧。」說著，又向賈少奶道：「你道如何？他忘了我猶可，若忘了你，那就大大的不該了。」

賈少奶仍不做聲。琢渠自覺沒趣，一彎腰撲在他少奶奶身上，涎著臉道：「喂喂，我告訴你一句話，適才我同雲生、文錦等一班人打撲克，我起手很為不利，把碰和贏來的一百多塊錢，和自己帶出去的幾十塊本錢，一齊輸完，還拖了一身債，後來被我拿到一副同花順子，文錦拿的是富而好司，雲生三隻愛司，還有別人都是大牌，我第一個下注二十塊，他們都當我吃白辣夫，拚命和我來司，後來雲生等一班人都丟了，文錦定要看，我這一副上，連和錢共得三百多塊，就此被我得了風頭，打完撲克，一算已贏了五百多塊錢。這一趟北京去的盤川使費，都是別人替我惠的鈔，真是好運氣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從懷中掏出一大疊鈔票，向他少奶奶面上一揚。賈少奶一見，眼都紅了，伸手便搶，兩個人扭作一團。次日傍晚，賈少奶起身，吃罷早飯，吩咐乾媽喚魏公館梳頭的來家，一面梳頭，一面和她閒談，問她昨兒晚上姨太太可曾出去？梳頭的回說昨天姨太太因懶於梳頭，故打了一條辮子，也沒打扮，並未到那裡去。不過晚飯後，她曾獨自一個，從後門出去一趟，約有兩個鐘頭才回，並沒向我們提及在什麼地方。我們估量她在你少奶這裡，如其也沒有來，大約是在隔壁趙公館中了，賈少奶聽說，心中暗喜，知道有腳無線電，業已打到。一二日內，必有發

作。果然不出她所料，隔不到三天之久，趙公館中忽然著人來請賈少爺、賈少奶奶同去，說趙老爺有事相商。那時琢渠正在家內，聽了很覺詫異，說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，一定要我們夫妻兩個同去。賈少爺道：「你休管他罷，人家專誠來請，自然有事，我們到得那邊，就能明白，現在大家都在悶葫蘆裡，你待問誰呢！」

琢渠連說不錯，伺候他少奶奶洗面掠鬢，塗脂抹粉，更衣換襪，一切定當，才雙雙同到趙公館去。只見文錦和他姨太太、雲生和他少奶奶，還有媚月閣最知己的李姑太太、康少奶奶、甄大小姐等，都在那裡。一問都說是伯宣打發人請他們來的，誰也不知道是何用意。再看伯宣，卻笑容滿面的周旋其間。問他何事，他笑說少停自能明白。連他家娘姨媽子，也不明白主人今兒請這許多客來幹什麼。更兼女主人媚月閣出外未回，因此弄得一班人更覺狐疑不定。內中雖有賈少爺、魏姨太太二人心中明白，但也不解伯宣因何小題大做，將這班親戚朋友都請了來，莫非因魏姨太太報告不實，誣蔑了他心愛的媚月閣，故欲當眾聲明，教魏姨太太丟臉嗎？但魏姨太太不是啞吧子，若被伯宣道破了她的讒言，那時一定要攀出賈少爺來，這樣一鬧，豈不被親戚朋友看透了他二人的面目，將來何顏見人，害人不成，反害自己。故他兩個都懷著鬼胎。賈少爺更覺心虛，意欲托故溜走。正在遲疑，媚月閣已回轉家來。一眼看見廂房中坐著這許多人，不覺呆呆一怔。賈少爺見了媚月閣，頓時心生一計，暗想趁東窗事未發的當兒，先探一探她的口氣，再作道理。疾忙迫上前去，與媚月閣挽手道：「老二，那裡來？你家老爺將我們請到這裡，沒頭沒腦，不知鬧些什麼玩意兒。我出門的時候，就要小解，因你家來人立時火發的催我就來，我想到你家來小解，也是一樣的，不意你並不在家，我未便到你樓上去，廂房中又聚著這許多人，可真把我熬壞了。你若再不來時，我要溜回去咧。」

媚月閣也因伯宣無端請了這班人來家，心中狐疑。這許多人裡頭，只有賈少爺是她同黨，意欲向她打聽一個明白，見她這般說，也就含糊答應道：「你也太固執了，一個人上去何妨。」說著笑向眾人點一點頭道：「你們該坐一會兒，我陪她上去更衣，不然她可要水漫金山了。」眾人大笑。媚月閣當先上樓，賈少爺在後相隨，心中暗佩媚月閣在這樣緊要關頭，猶自談笑風生，從容不迫，涵養工夫，真不可及。到得樓上，賈少爺那裡更什麼衣，一歪身坐在床沿上，低聲問媚月閣道：「這幾天你家老爺可曾同你有甚說話？為什麼無緣無故，把我們請來，問他又不肯明言，你可知他究竟著何事？」媚月閣皺眉道：「我焉能知道。這幾天老爺也沒同我提起什麼，不過有一件事很覺奇怪，今日看來，恐有不妙。」

賈少爺忙問何事？媚月閣躊躇半晌，才歎了一口氣道：「說來都是我的不好，請你休得生氣。當時我和天敏在你家相會的時候，因天天叨擾你們，自覺過意不去，故在馬立師另借了一處房屋，本要告訴你的，後來忽然忘了。那邊只用得兩個下人，一個便是我從前用的阿二，另有一個粗做娘姨，我也不天天前去。每禮拜只去得一二次。不去的時候，天敏招著一班唱新戲的前去打牌。阿二告訴了我，我常教天敏不可帶男人前往。無奈他終不肯聽，昨夜我與天敏都不曾去，阿二也上街買東西去了，只剩那粗做娘姨在家。約摸九點鐘時候，有個男子去尋天敏，粗做的回他不在家，那人自願等一會，這原是常有之事，粗做的並不疑心，請他在樓上起坐間內坐了一會。後來因等不耐煩走了，也沒留下姓名。今天我到那邊，見梳妝台上失去了兩張照片，一張我的，一張天敏的。雖然分拍在兩張上，布景卻一模一樣，盤問起來，才知昨夜來過這一個人，疑惑是他偷去的，但大家都猜不出這人是誰，我始終以為是天敏的朋友，有心同他作耍，著他調查索回，不意老爺平空發作，攪出這件事來，只恐昨夜去的那人，就是他罷。但他因何知道我這所在，倒又是一樁疑案了。」

賈少爺聽說，猛然大悟。心知適才伯宣說少停自明這一句話，便是待媚月閣回家，發表這兩張小照的意思，並非與魏姨太太為難，自己的干係，已可完全脫卸，心中暗自歡喜。猶恐伯宣將小照發表之後，媚月閣因天敏這件事惟她一人知道，疑惑是她洩漏的機密，不如先把魏姨太太四字露些口風給她，令她以後專疑魏姨太太一人，冤家都結在她的身上，與我無乾。當下便嘖嘖連聲道：「我看昨天去的不是你家老爺。若說馬立師的地方，連我都沒知道，他如何曉得呢？不過天敏招了一班朋友前去，就難免有幾個口頭不謹慎的，在外間胡說亂道了，最可怪的，魏姨太太前幾天曾到我家，偶然談起，說什麼天敏在馬立師租著小房子，我還不疑心就是你的，這樣看來，可知外間一傳兩，兩傳四，就難免有甚風聲吹進你家老爺耳朵裡去了。」

媚月閣沉吟不語。忽聞扶梯聲響，賈少爺慌忙揭開馬子蓋，蹲上去假充解溲。看上來的仍是一個娘姨，奉伯宣之命，請姨太太和賈少爺下樓講話。賈少爺提衣站起，媚月閣硬著頭皮，與娘姨同到樓下。卻見伯宣站在當地，手撐著腰，怒容滿面，眾人也鴉鵲無聲的，見媚月閣下來，都把眼光向她望著。媚月閣一眼看見八角台上放著兩張照片，正是她小房子中失去的原贖，這一急非同小可，兩腿也幾乎軟彎下來，心知大有不妙，事到其間，也只可強自鎮定，上前問伯宣何事相喚？伯宣鐵青著面孔，手指台上說：「你看這這這是什麼東西？」

媚月閣假意拿起看了一看說：「阿喲，這一張是我的小照。那一張不認識。這張照，我因拍得不甚好看，故丟在照相館中，不曾取來，你從哪裡得來的呢？」

伯宣冷笑道：「好扮相！幸虧我不是三歲小孩子，不然全被你哄過了，今天任你怎樣奸刁，休得賴得乾淨。這兩張照乃是我親自在馬立師你那小房子裡搜出來的，那一張便是唱新戲的裘天敏，外間誰不知你和天敏軋著姘頭，還有一個憑據，便是天敏因何同你拍著一式的小照，你還想賴到那裡去！」

媚月閣猶未回答，伯宣又道：「今天我請他們眾位來此，並非別故，究竟你同我乃是方四少爺作的媒，非比尋常，在座諸位，都是四少爺的好朋友，以及你的要好姊妹，前因後果，彼此無不知道，故也無須隱瞞，我特地請他們來評一評道理，像我家這般門第，姨太太相與了一個唱新戲的，是否有關顏面？況你又非等閒之輩，若被外間傳揚開去，不但損我姓趙的台，連四少爺的台，也被你坍盡了。所以我請的大都是你一方面的朋友，免得你說人家偏袒了我，只須大家講一句公平話，這件事，你究竟幹得乾不得？還要你當面聲明，從此以後痛改前非，不幹壞事，若能如此，彼此不妨將前事抹過，仍舊相安下去。如你不能答應，教我也無別法，只可請你馬上走路，不必再站在我姓趙的門口裡了。」這幾句話原是伯宣千思萬想，才想出來的，說得很圓轉，不敢十分得罪媚月閣，薄責幾句，望她自己醒悟，並要她當眾悔過，夫妻依然和好，便是請這班朋友來家，也存著一層用意。因媚月閣與方振武交情頗深，自己將她責罰了，將來振武來申，或被她哭訴前情，說我虐待了她，振武豈不惱我。而且一面之辭，無憑無證，自己犯不著為了顧全顏面的小事，得罪振武。因此請出這班和振武相識的人來，作為見證，以明自己並未待虧媚月閣之意。不道媚月閣生來心高氣傲，目空一切，心疑伯宣故意當著眾人恥辱她。伯宣話未說完，她胸中早已無名火發，暗想往年我在北京的時候，一班名公鉅卿，化了整萬銀子，想娶我回，我都不肯答應，趙伯宣是什麼東西，只做了我一節有餘，並沒有化一個錢身價，只因振武一句話，就答應嫁他，已是他的萬幸。誰知他不知好歹，為著些須小事，便請出這班人來，當面坍我的台。他不想自己和魏姨太太乾的什麼事，我因顧全他顏面，情甘自己受氣，不給他鬧破，他反不肯替遮蓋，真是豈有此理。後來聽伯宣逼她當眾具結，不幹壞事，否則教她馬上走路。不由的氣上加氣，也顧不得辯白，只大聲說：「要走就走，誰戀著你家這牢門來。」說著也不向眾人作別，氣昂昂的頭也不回，徑自走出大門去了。眾人不防她當真出去，一時嚇呆了，不知所措。伯宣心中更為著急，自己有言在先，又不能拖她回來，只可眼睜眼望著她走出門去。媚月閣走後，眾人都怪伯宣不該說得如此斬截，以致姨太太負氣出去。伯宣無言可答，後來一想，自己的說話，並沒講錯。姨太太乾了壞事，不教她改過自新，難道由她隨心所欲，普天這下，決無這般大量的男子。他們一窩風的幫她，很幫得不近人情。想到這裡，心中著惱，便一陣寧笑道：「她去得很好，從此之後，腳尖兒休想跨進我姓趙的門口。你們在座諸位，都可作個見證。以後她若來時，我決沒面子給她了。無論問那一個，天下豈有女人不規矩，做丈夫的管她管錯了的，真是笑話。」說畢丟下眾人，徑自向裡面去了。眾人見他夫妻兩個，一個望外跑，一個向裡躲，也不管座上有客，真所為夫妻反目，連累旁人，都有些不以為然。雲生第一個站起說：「我們可以走咧。」

眾人說走罷，滿座高朋，頃刻散荊文錦邀雲生、琢渠二人結伴打牌去了。賈少爺便請曹少爺、李姑太太、甄大小姐等同到她家坐坐。這幾個人都是吸煙的，賈少爺忙忙碌碌，催大姐收拾清楚了煙盤，自己輪流裝煙給他們吸。一邊吸煙，一邊講著媚月閣這件事。

事。曹少奶先說：「媚老二這件事，很有些兒奇怪，雖然是她自己膽大妄為的不好，但他們借的小房子，如何被伯宣得知？兩張小照，又怎的到他手內？難道那邊沒有守看房子的人，任憑伯宣進去搜查的嗎？」

李姑太太道：「這也說不定。因一班幫傭的人，只知要錢，哪顧東家的死活，只須塞幾塊錢給他，不待搜查，豈但小照，什麼東西都肯拿出來了。」甄大小姐道：「不過伯宣如何能知道小房子的所在呢？」李姑太太道：「或者是他自己在外間訪出來的罷。」賈少奶裝煙，本想永不開口，免露痕跡，此刻聽她們胡亂猜度，不由的牙癢癢地，暗想他們與媚月閣都很要好，不如把魏姨太太放風的這句話，也露些口風，以便將來鬥筭時，疑到魏姨太太身上，自己就可永遠脫離干係。於是先用鼻子管哼了一聲道：「天下的事，無鬼不死人。只恐內中還有一個鬼罷。」

曹少奶聽她話裡有因，忙問誰做的鬼？賈少奶道：「自然是和她有怨氣的人。若無怨氣，誰肯傷此陰。像我們這幾個呆木木的人兒，連媚月閣和天敏相識這件事，也糊裡糊塗的呢。」曹少奶道：「我早已聽得有這句話了，那天不是告訴你的麼，不過你說與老二有怨氣的人，不知是誰？」賈少奶道：「那個我焉能知道，不過這樣想起來一定有一個播弄是非的人兒罷了。」曹少奶、李姑太太二人點頭會意，惟有甄大小姐不懂她們隱指何人，苦苦向賈少奶盤問。賈少奶笑道：「媚老二待人素來和氣，小姊妹中，決不致有人和她結甚冤仇。不過趙魏爺自己，也不是十分規矩的人，不道他管起姨太太來，倒很放得下辣手，當年他不是和魏文錦的姨太太有過事情的嗎？他娶了媚老二，難為這位魏姨太太，竟沒有和她吃醋，不然，她兩個倒可以結下冤仇咧。」曹少奶、李姑太太二人聽她繞遠道兒的說話，不覺笑將起來。連賈少奶自己也禁不住笑了。甄大小姐想了一想道：「我看一定是魏姨太太放的風，焉知她當面不向媚老二吃醋，暗中卻懷恨在心呢。」賈少奶忙道：「我沒講這句話，你休亂說。被魏姨太太知道了，不是玩的。」

甄大小姐知她用意所在，也就一笑無言。四個人吸著煙，閒談多時，才各分散。這日白天伯宣家中演了這一出把戲，當夜又鬧出一樁笑話。這笑話隔了三天，才得發覺。做書的生來性急，卻要先行報告看官們知道，想必看書的不致抱怨我口快多言。列位可記得眾人散出伯宣公館時，文錦邀琢渠等回去打牌，魏姨太太一個人回轉家中，想起適才那般情形，都是自己無心一句話惹出來的禍，頗覺有些對媚月閣不住，自己告訴伯宣的本意，原不過為恨媚月閣前番冷淡於她，但指望伯宣將她申斥一頓了事，不意伯宣小題大做，當眾發表，以致媚月閣羞憤出走，伯宣自己又似乎有追悔之意，將來難免把冤家結在我一人身上，豈非變做兩頭不討好，不如趁今夜就去勸勸伯宣，教他認一個不是，仍把媚月閣接回家去，讓他們夫妻們依前和好，我自己又不能天天陪伯宣的，何苦攪得他們夫妻反目呢。心中這般想，便囑咐梳頭娘姨道：「我再往趙公館去一趟，倘若老爺回來問起時，你只說在賈公館，不可多說，暗中只消著一個人來通信給我，不得有誤。」

吩咐既畢，一個人悄悄開後門出來，徑到伯宣家內，詢知伯宣在樓上。她原是熟門熟路，一腳上樓，見伯宣正高蹺著雙腿，半橫半坐的靠在外國軟椅上，口銜著一枝雪茄煙，默默出神。聽得腳步聲音，一回頭見了魏姨太太，慌忙坐起帶笑說：「你麼，你家老爺呢？你怎麼去去又來了？」說著把身子向旁邊閃開半尺地位，讓魏姨太太坐。魏姨太太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挨上去坐了。伯宣又道：「文錦是不是打牌去的？」魏姨太太點頭。伯宣道：「他近來的運氣和我一般不好，打撲克場場輸錢，你快勸他別賭了罷。」魏姨太太道：「你休哄我，他告訴我天天贏錢的，常有十塊二十塊紅錢給我，你怎說他輸呢？」伯宣聽說，不覺笑將起來道：「你上他的當了。文錦為人，生來喜歡吹牛皮，自己輸了，對人還要誇口說贏，不道在你面前，也是這般。他給你紅錢，想必怕你阻止他不許賭，因此才讓你吃些甜頭的，你還當我哄你呢！」

魏姨太太道：「管他輸的贏的，我只消自己有錢到手就是了。我特來問問你，老二這件事，你打算怎樣辦法？」伯宣皺眉道：「這個不必提起，她走了，你我二人豈不爽快許多。趁文錦現在賭得渾淘淘的當兒，你盡可上半夜來陪我談話，下半夜回，彼此利益均霽，豈不是好。」魏姨太太道：「那個如何使得。前日我來告訴你，原不過教你隨時留心，並沒教你當場捉破。你適才這般一鬧，給老二知道是我放的風，豈不將我恨死。就是姊妹們跟前，也很說不過去。你只圖自己鬧得爽快，怎不替別人想想。我看你還是自己吃虧些，向老二陪個不是，接她回來。橫豎夫妻反目，一百個中倒有九十九個丈夫吃虧的，講出去也不算坍台呢。」

伯宣笑著搖頭道：「你莫嘔我了，她既已出去，我決不再要她回來，你盡可放心。講到你告訴我的話，原是我們倆要好，理當關切之事，誰能怪你，況我又不說出去，外間萬不致有人知道。就是我責罰她，也不曾錯，豈有老婆偷漢，做丈夫的不聲不響，甘心做開眼烏龜之理。」

魏姨太太此來，本欲勸伯宣接回媚月閣，免得自己結怨。及聞伯宣說媚月閣既走，他二人便可暢所欲言，又值文錦溺於賭博，天天要後半夜回家，自己上半夜陪伴伯宣，未嘗不是一個絕妙機會。普天之下，欲心比良心勢力更大。魏姨太太慾念一起，良心頓時味去一半。此時聽伯宣將勸他之言，誤作嘔他，隨即將計就機，把兩隻水汪汪的妙目，向伯宣斜飛了一眼道：「你當真不告訴別人嗎？」伯宣道：「這個焉能哄你！」魏姨太太放出嬌滴滴的聲音搖頭道：「我不相信，你現在待我還好，所以說得這般乾淨。將來難保不仍和媚老二相好，那時只恐你連心肝五臟都肯挖出來送她，豈止這幾句說話，我信不了你的花言巧語，也不來上你的老當。」